

河西寶卷選

(下)

段平纂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1276.6  
4  
:2

专

段平纂集

河西寶卷選

(下)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台一版

版權

所有



# 河西寶卷選

平裝二冊基價 二二·三元  
精裝二冊基價 二六·七元

纂集者 段

責任校對 何健興 · 吳瑞娥

發行人 高 本 劍

發行及 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五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特種掛號：〇一〇〇四四二六九號  
郵政登記：局版政字第四〇六四九號

目錄

上冊

前言

孟姜女哭長城寶卷

白蛇傳寶卷

精忠寶卷

下冊

紅樓鏡寶卷

放飯寶卷

方四姐寶卷

六一

八五

一六一

二六六

五一九

五五一

六一三

繡紅羅寶卷	六三九
黃氏女寶卷	六八一
開宗寶卷	七三三
何仙姑寶卷	七七九
目蓮三世寶卷	九一一
救劫寶卷	九八一
鸚哥寶卷	九九五
附：河西寶卷集錄	一〇一五

五冊

目錄

# 紅樓鏡寶卷

樹刺深小枝玉葉盈春，蓋田勝韻最早日微頭，早日燦榮。

鬚刃，紅樓寶卷已展開，恭請大家都聽來；

且，男歡女愛人間情，偷雞摸狗不應該！

這紅樓鏡寶卷，也叫金枝寶卷，或名金枝玉葉寶卷。這段因果出在大宋仁宗年間，江蘇鎮江府丹徒縣周家庄，有個姓周名春字鳳祥的人，先父周裕瑞，官至山西通判，不幸已去世五年；母親許氏，亦受皇封，單生鳳祥，年方二九，自幼聘定陳文琳長女金枝小姐為妻，尙未花燭。小生終日苦讀，一心想求得功名，不負男兒志氣。

鳳祥書房讀文章，細心靜坐暗思量；

先父在日為通判，不幸命已喪黃梁；

「留下一些薄田產，母子二人度時光。」

賺來財 小生今雖入學堂，未得上達顯名揚；

鳳 從幼聘定陳家女，尙未婚配結成雙。

若能衝開凌雲志，方顯男兒志當強；

不負寒窗十年苦，一舉成名天下揚！

鳳祥在書房思來想去，不能安心讀書，就聽外面響動，一時母親走進書房。鳳祥忙起身問：「母親來到，有何事兒？」母親說：「鳳兒！今日是你岳丈生日，娘已備好壽禮，你就去拜壽。」鳳祥忙答：「孩兒遵命！」

安人啓口說原因，我兒你且聽分明：

今日岳丈五旬壽，提上壽禮上他門；

叩見岳父要恭敬，再拜岳母老夫人；

本受皇恩聽從教誨勤苦讀，早日成人母放心！

我願隨鳳祥聽從從母的命，拜壽去見老丈人；

安人回身進屋內，鳳祥上路出了門。

且按鳳祥不表，再說王啓周出場。這小子年方十七，父親六十有餘，出錢買得個州同之職；母親楊氏，已亡故多年。這王啓周讀書無緣，看見心亂；見了美貌姣娘，欲火燒身，心神不安；他自幼聘得陳家小女玉葉爲妻，整日想的是早日婚配，早日歡樂。

啓周終日想姣娘，何曾書房讀文章；

一心只愛如花女，夢魂苟合結鴛鴦。



終日花街去遊蕩，心中思念野花香；

自己容顏太醜陋，佳人誰願上門墻？

各處採花枉費心，愁愁悶悶不歡暢；

正在書房犯愁腦，花仙丫環進了房。

他一把拉住丫環，看四下無人，就要尋歡作樂。花仙忙說：「大爺勿輕薄，老爺看見了，打你身

骨疼，別人又取笑。」啓周拉住不放，流著口水說：「來到書房，諒你插翅難逃。」

你我宿世有前緣，今宵書房結並蓮；

若肯與我共歡樂，大爺送你一金簪，

金銀珠寶給你戴，綾羅綢緞任你穿！

恩恩愛愛看待你，歡歡樂樂過三年。

花仙丫環忙開口：大爺不可胡亂言，

丫環不是煙花女，豈能貪淫學下賤！

說著就要出門去，啓周拉住死糾纏；

正在拉扯撕亂中，來了州同王正賢，

一拳打倒不孝子，天羅逃走小丫環；

啓周跌倒塵埃地，爬起身來羞滿面。

父訓斥：「畜生！想與丫環作樂，成何體統？」啓周說：「我是暗偷香，並無人知。」他父又想前去教訓，只因今日有事，就按住怒火，慢慢說：「你岳父五旬大壽，備了禮物，命你前去拜壽。」啓周回答：「我這醜樣，去了多有不便。」他父忙說：「陳府裡美娘多，你爲啥不去？」啓周忙叩頭：「多謝老爹，爲兒的遵命了！」他父開言道：

命你前去祝大壽，萬事留心宜敬重，

舉止行爲要端正，不可輕狂壞門風；

見了岳父行大禮，然後再拜岳母親，

代我前去把安問，貴客登門腳手勤；

不要失了官家體，惹得衆人笑我昏；

路上行走要仔細，提鞭下馬喚書童；

拜壽之後回家轉，免得爲父掛心中。

啓周聽罷出門去，上了快馬叫父翁：

孩兒今日陳府去，父在西來子在東，

從此一別不相見，相見除非夜夢中！

王老爺聽了回言罵：「畜生說話不中聽，你今前去把壽拜，喜事上門那有兇？」。

慢表啓周情由事，且宣陳家老壽星。

陳文琳，幼年得中兩榜，官爲河南道學；夫人朱氏，同庚五旬；膝下無兒，生有兩女；長女金枝，一十九歲，自小許周鳳祥爲妻；小女玉葉，年已十七，出帖與王啓周爲室；兩女至孝，一家歡樂。近聞知王啓周醜陋，行爲不軌，真委曲了小女。現是他五旬壽日，已告老還鄉，無事得安然，好好慶賀一番。故而張燈結彩，安排壽宴，樂得到時滿堂暢飲。老爺心想：「今日夫妻同壽，先喚二女來拜千秋！」

金枝玉葉兩嬋娟，拜賀爹娘福壽全，

永昌乾坤人不老，壽同鶴松福綿綿！

小姐拜罷轉身起，家人使女叩天顏；

合家拜壽方已畢，老爺啓口開了言：

多賜下人拜壽銀，快備酒席開家宴。

雙親同壽在今天，二位小姐待桌前，

殷勤敬上三杯酒，惟願爹娘慶百年！

老爺夫人哈哈笑，難得二女敬壽宴；

下官雖然無後嗣，兩女也能把後傳，

可惜委曲玉葉女，錯配夫婿貌不全。

夫人啓口回言答：只因前世配姻緣，  
留得今世錯中錯，女兒遺恨難美滿！

正在議說家常事，客人拜壽進庄院。

家宴未盡，客人來到。有一家人上前：「周姑爺前來拜壽，有名帖呈上。」老賢忙說：「大賢婿到了，夫人、我兒迴避，快請！」家人出外忙說：「請周姑爺進見。」小生上前：「拜見岳父大小！」  
「免禮坐了！」

鳳祥雙膝跪在地，拜祝泰山壽宏開；

只願長春人不老，松柏青翠永千年！

老爺見了開顏笑，雙手扶起小英男；

看他人才多麗秀，將來前途竟美滿。

忙叫家人來擺酒，翁婿二人慶壽宴；

正在廳上把酒飲，家人稟報來桌前。

「老爺！王姑爺前來拜壽。」陳文琳忙問家人：「什麼？他也來了！」「是二姑爺來了，有名帖呈上。」「命他進來。」家人忙說：「王姑爺！老爺請你相見。」王啓周心想：「我這新姑爺到來，不迎接，真氣人！」家人前面引路：「隨我進來，小心跌倒！」看見岳父忙說道：「老丈人在上，女

婿有禮拜了！」「不必了，請坐！」「今朝五十陰壽，禮該拜！」氣得王老爺忙說：「陽壽」。「小壽！」「不對，是大壽。」王啓周上前叩頌：「陽壽、陰壽，大壽、小壽，都是個壽；我今前來拜吊孝！」陳老爺改正說：「前來拜祝。」「勿錯，勿錯，前來拜祝。」老爺說：「何勞光臨？」王啓周又說：「大人在上，女婿前來拜壽，願大人福如蝙蝠，壽比烏龜。」老爺氣得：「唻唻唻！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王啓周拜倒在地，兩腳朝天。家人上前扶起，老爺氣得胸發悶，鳳祥看得笑出聲；啓周抬頭看，面前一書生。陳老爺指著鳳祥對啓周說：「這是你姐夫。」啓周忙上前行禮：「我倆是一路貨，都是來做壽叩頭看熱鬧。」鳳祥忙上前：「我們是爲岳丈祝壽，願老人家萬福長壽！」

三人同席來飲酒，鳳祥謙遜一書生；

啓周呆頭面又醜，大睜雙眼氣勢兇；

鳳祥談講書中理，啓周一點都不懂；

老爺聽了多得意，鳳祥件件講得明；

鏡景目 啓周心中多煩悶，他們講說不想聽。

酒罷以後，老爺說：「二位賢婿，今天不必回程，讓家上回去稟報；往後留在我府讀書，互相學習，長進快些，早日金榜提名，也算了我心事。」

鳳祥告別出廳堂，家人引進東書房；



只見幽雅人寂靜，詩賦文章裝滿箱；

琴棋書畫樣樣有，正是讀書好地方。

慢表鳳祥讀書事，再看啓周悶胸膛。

王啓周是拜壽看姣娘，誰知要坐牢讀書。心想：「我王啓周生來與讀書無緣，看到詩書不是頭昏，就是目眩；在這裡讀書真像坐了牢監。」光陰似箭，不著已過半月。

王啓周來好心焦，心中如同滾油燒；

想我在家多快樂，街上玩遊多逍遙！

如今坐在書房內，好比關進大監牢；

思思想想心中悶，煩煩惱惱愁眉梢。

啓周心中十分煩悶，就想去東房找鳳祥，一同去後花園玩耍，一則散心解悶，二則尋個姣娘看一眼也好。他走出西房，朝東房走來。真是：

又想：心想妙計出書房，來到東院請鳳祥。

走到書房門口，聽到：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帘青！

鳳祥的朗朗讀書聲，沒有讓啓周止步，他一腳進門，鳳祥急忙前迎：「襟兄來到，有何見教？」

「大襟兄有所不知，小弟在書房煩悶，欲往後花園遊玩，請兄一同前往，看看景致，尋個開心。」鳳祥開言道：

岳父留咱讀文章，豈可遊玩把花賞？

淨心才能把書讀，有朝一日將名揚！

不負岳父一片心，光宗耀祖臉有光；

只因春光容易過，定要日夜用心腸；

你我若到園中去，遇見岳丈那裡藏？

若問爲何不讀書，見下罪來怎抵擋？

鳳祥實實難從命，請你好好再思量！

啓周聽了鳳祥之言，放聲大笑，說著：「讀書之人古來多，成名之人有幾個？我們玩一回，開開心，解解悶，若碰到岳丈，就說我們又沒訪花尋柳，自家花園遊遊怕什麼！」鳳祥說：「我做文章尚未成篇，實實不能奉陪，請諒！」啓周不走，又說：「文章那有做完的時候。我們是連襟，情同兄弟，應當同苦同樂，就這一次，也不行？」鳳祥被說得無言回答，就只好陪他來到花園。

飄蕩同二人一同到花園，百花開得正鮮艷；鳳祥笑着飛言回答，總只我胡說來誑你。

未幾蕭走過假山桃花洞，曲水清流在眼前；去，又翻：「文章雅言胡說來誑你。幾門景數數，曾同只弟。」

心。荷花池邊好美景，牡丹亭前另有天！文章雅言胡說來誑你！一鳳祥語：「幾門文章尚

慢表二人園內事，再說閨中女嬋娟。文章雅言胡說來誑你。幾門景數數，曾同只弟。

二位小姐這日也覺煩悶，就一同來到後花園裡。

姐妹二人進花園，夏蓮秋菊在眼前；

看到花開心中樂，雙雙歡笑上眉尖！

百花亭上剛坐下，來了連襟兩兒男；

啓周樂得開口笑，一邊鳳祥開了言：

你看前面有人來，我們應快避女眷。

啓周那裡肯移步，正好碰個心喜歡！

鳳祥氣得難再言，硬拉啓周出花園。

啓周無奈出花園，回頭還把佳人看，幾門對你胡說來誑你，翻只一同胡說，昏昏景數，幾門開心。一鳳

鳳祥扯住他的袖，拉他來到東書院；去，翻一翻戲門，鳳祥急於胡說：「幾門來誑，音同景數？」

來到書房身坐定，啓周心中很不滿，

決心明日一人去，免得好事他攪亂；  
若要重逢天仙女，與他作樂不回還，  
不表色鬼心中事，再表姑娘和丫環。

丫環在後面看到兩個姑爺出院，就問：「小姐可會看見？」大小姐問：「看見什麼？」「剛出牡丹亭裡走出兩位相公！你可認得？」「賤人！他是男子，我怎認得？」秋菊丫環就笑著說：「怪不得二小姐不認得，聽我道來」：

小姐在上聽端祥，丫環給你說短長，  
那天二人來拜壽，老爺留住住書房；  
天天書房讀書史，此刻也來園中逛，  
年幼夫妻難見面，今朝花園巧遇上。

「前面那個斯文白潔的就是大姑爺，後面那個醜八怪就是二姑爺。」大小姐忙說：「不許你這個賤人多言。妹妹，我們回房去！」拉上玉葉走出花園。

姐妹雙雙出花亭，一個喜來一愁悶，  
挽手同把繡樓上，各自回房坐定身；  
丫環忙把茶來送，扶侍小姐更小心。